

金

玫

瑰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戴明译

SHIJIE  
SANWEN  
MINGZHU  
BAIHUA  
WENYI  
CHUBANSHE  
Shijie  
sanwen  
mingzhu  
baihua  
wenyi  
chubanshe

BAIHUA  
WENYI  
CHUBANSHE



188484

世界散文名著

# 金

# 玫

# 瑰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戴骢译



北京联大

00105260

瑰

〔苏〕 托尔斯泰 著 戴骢 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12 1/8 插页4 字数231,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6901—16900

---

ISBN 7-5306-0459-7/I·389 定价：16.80元

责任编辑: 谢大光  
装帧设计: 王书朋

## 内 容 提 要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活动中最生动、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因此，对于这一以形象化为特征的创作过程，其本身的形象化描述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个由于难以达到而充满神秘意味的领域，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有着独创的价值。

对于有兴趣走进文学之门、窥探其奥秘的青年，本书是一个出色的向导。

## 世界散文名著(已出书目)

- 林中水滴 (苏)米·米·普里什文 著  
自然与人生 (日)德富芦花 著  
金玫瑰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瞬间 (苏)尤里·邦达列夫 著  
闲人遐想录 (英)杰罗姆·K·杰罗姆 著  
日出之前 (苏)米·左琴科 著  
物质生活 (法)玛·杜拉 著  
认识东方 (法)保尔·克洛代尔 著  
势利小人集 (英)威廉·萨克雷 著

## 目 录

珍贵的尘土 .....	5
摩崖石刻 .....	20
几朵木花 .....	32
第一篇短篇小说 .....	38
闪电 .....	53
作品人物的反叛 .....	61
一部中篇小说的由来 .....	69
“火 星” .....	69
利夫内的雷雨 .....	76
研读地图 .....	93
心灵的印痕 .....	102
钻石般的语言 .....	117
矮林区中的泉水 .....	117
语言和大自然 .....	122
花和草 .....	130
辞 书 .....	138
发生在阿勒斯万格公司的一件事 .....	157

似乎无足轻重	167
车站餐厅里的老人	189
白夜	197
生命力的发端	208
夜行的驿车	230
早就打算写的一本书	249
契诃夫	253
亚历山大·勃洛克	263
居伊·德·莫泊桑	278
伊凡·蒲宁	284
马克西姆·高尔基	308
维克多·雨果	312
插在钮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	316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328
亚历山大·格林	338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342
洞察世界的艺术	350
在卡车的车厢里	369
与自己话别	379
译后记	380

献给我忠实的朋友

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帕乌斯托夫斯卡娅



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  
唯独文学是不朽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①

应当永远追求美。

奥诺尔·巴尔扎克②

本书有许多地方写得琐屑零乱，也许还相当含混不清。

有许多地方必然会引起争议。

本书并非理论性的学术著作，更非教科书，而不过是一篇札记，漫谈我对写作的一些看法和我的创作经验，如此而已。

书中没有触及有关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各个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文学批评家，本处引文出自他的随笔《一年四季》。——原注

② 奥诺尔·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原注

重要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重大分歧。文学应当起到英雄主义的和教育的作用，这是人人都清楚的。

在本书中，我只谈了眼下我来得及谈的一些事，为数十分有限。

但如果我多少还是向读者说清了一点作家劳动的美好实质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已尽了自己对文学的义务。

## 珍 贵 的 尘 土

这则关于巴黎一个叫让·夏米的清扫工的故事，我是从哪儿知道的，已不复记忆。夏米是靠了替一个街区的工匠们打扫作坊挣钱糊口的。

夏米住在巴黎郊外一间窳陋的窝棚里。本来我完全可以不惜笔墨，把这个郊区的景色绘声绘影地描写一通，藉以把读者引离故事的主线。然而我看值得旁涉一笔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巴黎郊外那些古堡的壁垒直到今天还保存得完好无损。至于在这则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些壁垒却还淹没在金银花和山楂等杂树丛中，是野鸟营巢栖息的所在。

清扫工夏米的窝棚歪歪斜斜地搭在北面那堵壁垒的脚下，同洋铁匠、鞋匠、捡烟头的和叫化子的陋屋为邻。

如果莫泊桑当初注意到了这些棚户居民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大概还会写出几篇杰作来。说不定这些作品还能给他无可动摇的荣誉再增添几顶新的桂冠。

遗憾的是除了暗探，外人谁也不到这种地方来。即使暗探也只有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会来。

邻居们给夏米起了个绰号，管他叫“啄木鸟”，据此可以想象得出他是个瘦子，鼻子尖尖的，帽子底下总是戳出一撮头发，活像鸟的冠羽。

让·夏米当年也曾过过一段好日子。在墨西哥战争<sup>①</sup>期间，他曾在“小拿破仑”<sup>②</sup>的军队里当兵吃粮。

夏米可说是命大福大。他在维拉克鲁斯<sup>③</sup>得了严重的疟疾病。于是这个病号还未打过一仗，就被遣送回国了。团长借此机会，托夏米把他的女儿苏珊娜，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带回法国。

团长是个鳏夫，所以不论到哪里都不得不把女儿带在身边。可这回他决意同女儿分离，把她送到里昂<sup>④</sup>的姐姐那儿去。欧洲孩子受不了墨西哥的气候，闹不好就会丧命。何况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杀机四伏，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

夏米返法国时正值盛夏，大西洋上溽暑蒸腾。小姑娘终日一言不发。即使看到鱼儿从油汪汪的海水中飞跃出来，脸上也没有一丝笑意。

夏米尽其所能地照料苏珊娜。他当然知道苏珊娜期待于他的不仅是照料，而且还要抚爱。可是叫他这个殖

---

①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侵略墨西哥的掠夺战争（1862—1867）。

②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亦即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之侄，他于1852年称帝，1870年巴黎革命时被废。

“小拿破仑”是雨果在一篇同名政论中给他起的绰号。

③ 墨西哥东岸最大城市和重要海港。

④ 法国东南部大城。

民军团的大兵能够想出什么抚爱的方式呢？他能用什么来叫小姑娘开心呢？玩骨牌？或者唱几支兵营里粗野的小曲？

但又不能老是这样同她默默相对。夏米越来越经常地捕捉到小姑娘向他投来的困惑的目光。他终于决定开口，把自己的身世讲给小姑娘听。他讲得虽然凌乱，可是挺详细，连芒布海峡<sup>①</sup>岸边那个渔村的好些细节，诸如流沙、退潮后的水洼、乡村教堂那口有了裂纹的破钟、他那给邻居们治疗胃灼热的母亲等等都想了起来。

夏米认为这些回忆中没有一丝一毫东西能够使苏珊娜开心起来。但叫他奇怪的是小姑娘居然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没完没了地缠着他把这些故事讲了又讲，而且还要他讲得一回比一回详细。

夏米搜索枯肠，挤出了一个又一个细节，临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有其事了。其实，这不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回忆的淡淡的影子。这些影子好似一团团薄雾，早已飘散殆尽。这也难怪夏米，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还要他重新去回想他一生中这段早已逝去的岁月。

有一天，他隐隐约约地回想起了关于金玫瑰的事。他家乡有个年老的渔妇，在她家那座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挂着一朵用金子打成的、做工粗糙的、已经发黑了的玫瑰花。但他已记不清，是亲眼看到这朵金玫瑰的

---

① 即英吉利海峡。

呢，还是听旁人说的。

不，大概不是听旁人说的，有一次他好像还看到过这朵玫瑰，他至今还记得那天虽然窗外阴云密布，海峡上空起了风暴，可是这朵玫瑰却微微闪烁着金光。夏米越往下讲，就越清晰地想起那朵金玫瑰的光华——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闪烁着几个金灿灿的火花。

全村的人都很奇怪，这老婆子干嘛不把这件宝物卖掉，否则准能卖到一大笔钱。只有夏米的母亲一个人要人家相信这朵金玫瑰是不作兴卖掉的，因为这是当初，老婆子还是个嘻嘻哈哈的姑娘，在奥迪埃尔纳<sup>①</sup>一家沙丁鱼罐头厂当女工的时候，她的未婚夫为了祝愿她“幸福”馈赠给她的。

“像这样的金玫瑰世上是少有的，”夏米的母亲说。“谁家有金玫瑰，谁家就有福气。不光这家子人有福气，连用手碰到过这朵玫瑰的人，也都能沾光。”

夏米那时还是个孩子，他急切地期待着老妇人交上好运。结果连好运的影子也没见到。老妇人的小屋在风中颤抖着，每天晚上屋里连盏灯都点不起。

夏米没等到老妇人时来运转就离开了村子。直到一年之后，夏米才在勒阿弗尔<sup>②</sup>碰到一个他认识的在邮船上当司炉的人。那人告诉他，老妇人的儿子，一位画家，出人意料地由巴黎回到了家乡。画家留着大胡子，是个快活而又古怪的人。自打他回来后，老妇人的小屋

---

① 法国西部一滨海小渔港。

② 法国海港，滨英吉利海峡。

就完全变了样，不但充满了欢笑，而且十分富足。据说这些画家，只消信手涂上几笔，就能赚到一大笔钱。

有一回，夏米坐在甲板上，用他那把铁梳子替苏珊娜梳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苏珊娜问他：

“让，会有人送给我一朵金玫瑰吗？”

“世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夏米回答说。“说不定也会有个傻小子来找你的，苏珊<sup>①</sup>。我们连队有个当兵的。别看他人挺瘦，运气可好哩。这小子在战场上捡到了半副坏了的金牙，就用它来请全连的人喝酒，喝得好痛快呀。那还是安南战争<sup>②</sup>时候的事儿。喝醉了酒的炮手们为了逗乐，一个劲儿地打白炮，有一发炮弹正巧落进一座死火山的喷火口，在里边炸了开来。可不得了，火山开始爆发了，咻咻地直往外冒岩浆，我都忘了这座火山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喀拉——托喀火山<sup>③</sup>。火山爆发得好厉害！有四十个村民给活活烧死。你想想看，就为了这么半副假牙，有这么多人白白地送了命！后来才弄清楚假牙是我们团长丢失的。这事不消说只好悄悄地丢了掉啦。因为军队的声誉高于一切。反正那一回我们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

---

① 苏珊娜的昵称。

② 指1858年至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③ 此处是夏米在胡诌。“喀拉—托喀火山”显系喀拉喀托火山之误。该火山不在越南境内，而是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同爪哇两岛之间的一座活火山岛。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曾大爆发，引起了剧烈的海啸和地震，毁去原有岛屿的三分之二，淹没邻近岛屿的许多村庄，死亡约五万人。——原注